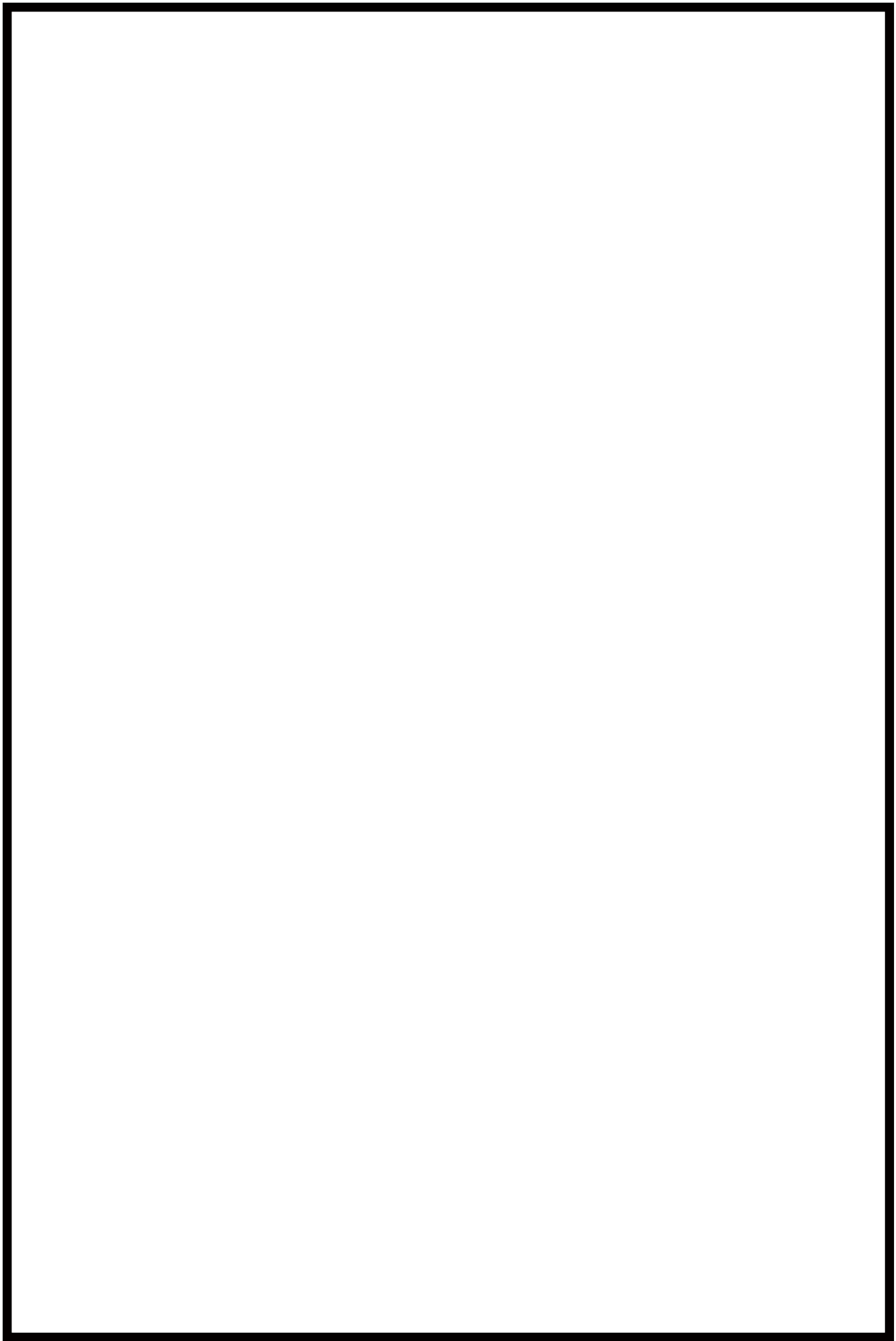




我們又一次見到了旅人。

在一個扁長的王庭密室通道裏，她金色的卷發籠罩在明顯是東方人的面貌。此處其實對淺瀨的自設做了一個幽默改良。為了能夠貼合這個日語姓名改變了一定的背景故事，所以才看起來這麼割裂。亮湖藍色的綢緞絲巾環繞著她手中的蠟燭上。

她就這樣沈默地站立著，閱讀一本書。

和我們記憶中的別無二致，仿佛時間繞開她行走，如此度過過有一百年。皮質的封面上著蠟，紙頁不可避免的有輕微的泛黃，乾燥而平整的夾著絲綢書簽。

我試探性地問她，旅人？

這段對話和後文幸運的對話完

全相同。但是語氣不一樣。幸運是真的在問，蛇只是確認性地喊了她一聲。

她因為腳步聲擡起眼睛，褶皺的宣紙上燙畫的金箔，輔以應和著紙張紋理的細細勾線，顫動著自己在遠處墨跡排列出的雪山和櫻樹一起，擡起水。她的袖擺銜接一排排的因炎熱而結層褶皺的湖水。她合上書，說，蛇。

我點點頭。

蛇僅僅是點點頭。她自我認同即屬於蛇。

我攜帶著我們整個種族的記憶。

這些被剪碎的布片擁有稀疏的經緯，容許世界至高的本源將他們重新織就，在疊代的個體之間繼承和傳遞。蛇可以繼承整個種族其他人的記憶，每個人

都攜帶著上一代「母親」的記憶出生。因此，雖然不是永生但是可以通過記憶的不朽實現種族的延續。這是一種和旅人「完全不變的永恒」的永生相對沖的永生方式。作為神最初的自由欲念，我們成為蛇誕生在抱琴的神明意識中。蛇在創世記中，是「伊甸園中最狡猾的生物」。人類因為受到蛇的誘惑，吃下智慧之樹上的果實，獲得了與神一樣分辨善惡的能力，因此對赤身裸體感到羞恥。奧古斯丁說它代表自由意志中「罪的暗示」夏娃代表罪的欲求一種前情感的沖動，而亞當代表理性認可犯罪的欲求，它的存在質疑了上帝與「惡」的關係……至善的上帝為什麼創造的世界中有蛇這樣的惡呢？在塔羅的戀人牌上，在夏娃背後，纏繞在認知之樹上的蛇代表著潛伏的智慧，豐富、誘惑；而戀人牌的含義是選擇和溝通。另外，蛇也有循環往復的「銜尾蛇」的象征意義。是一種完整的、自我吞噬的完美生物。包含著循環、無限、封閉、對抗和自我摧毀的含義。本文中，蛇的形象把這些概念全部糅合在一起。我們，更準確的，我的母親

我的上一代，她說，這是一種天職。我們大多穿梭在教皇的身邊，因為他身上孵化著世界的大多數數記憶。這裏第一次提到了「天職」這個概念。從不以「蛇」自居的，混跡在人類之中，使用人類的方式生存的幸運，反而非常看重自己的一天職」。因為，她確實並不和上帝創造的其他任何生物相似。作為特別的、上帝的呼吸產生的見后注能夠繼承世界誕生以來所有情感的生物，並且天然就具有「愛人」能力的生物，她始終在尋找，並對這一職責並不明晰而憤怒。

「那麼，天職是什麼呢？我們也無法得知了，哈哈！」她對旅人說。你真的很愛人類了。
在我們又一次見到旅人時，記憶裏的我們挑起語調問她，「一次旅人？」

旅人因為腳步聲擡起眼睛，隱沒在牆壁上粉畫的線條中去。這裏有個很小的好玩設定，淺瀨可以在任何有條紋的地方穿梭。雖然只是我靈光一現想出來的，因為設計服飾的時候她的大衣上有條紋。原本她的自設可以在一個偽裝成行李箱的任意門裏穿梭，因而我想保留這個突然出現和消失的穿梭設定。那是時隔幾百年，蛇第二次見到旅人。教廷的紛亂和動蕩牽製住了祖先。直到我們一箭把他釘死在王座上。她似乎在記憶中搜尋良久，才緩緩顫動自己單筆挑出的眼瞼。蛇的在本文中的設定：作為前代教皇最器重的扈從卻因為他的昏庸和無能射殺了他的通緝犯。因為能夠繼承記憶作為皇室的達摩克利斯之刃存在。幸運在原設中和其余E中，一直作為「逃犯」的形象出現。為了實現自己所認定的、美好的新世界，作為一個執拗理性但又理想化的人，她會不斷地建設烏托邦，然後打碎它。寫這個E最主要參考了我曾經給幸運寫的另一西幻設定：鬥獸場裏的奴隸出身的幸運，最終殺上通天塔刺殺製定規則的統治者。

則的統治者。

「蛇？」

「不要叫我蛇，我是幸運。」我們說，眨著眼睛，「：：我們是蛇沒錯啦，」但我們每一個都不一樣。如此性格的我誕生，並出現在你面前，你不覺得這是種幸運嗎？」（「幸運」是我在開始寫自設之後，突然隨機蹦出來的名字。本人起名有個癖好即力求真實和常見，尤其喜歡普通的生活化詞匯作姓名。所以我幾乎沒有怎麼思考就應用了這個含義非常直白的名字。在原設中，幸運作為一個學計算機的天才，沈默、理性、理想化的人，在無數個日夜的輪回，同伴的離去與永遠的虛擬之後，給自己重新起了一個名字，幸運。近似於一種樸素而無法控制的奢望，那樣纏綿悱惻又疏離的希望與愛。這是幸運最深沈的理想主義在無數的錯誤之後守護自己的烏托邦的「願一切幸運」。文本中因為愛情和疊代的偶然性，帶有一種重女風味。」

幸運總是會到來，但那並不是幸福。

‘她幾乎啞然，折上手裏的書。沈默之後，她說——你和你的祖先確實不一樣。’

這一點無人可以否認——當然，能夠針對這身點展開辯駁的也僅剩我了。我們跟隨在教皇身邊千年，漫長的記憶從蛇鱗褪去的演化開始，已經化作崩騰轉動的雲累積。我和我的種族，我們孤獨地行走在羊皮史卷開裂的邊緣。蛇在人類的社會中是邊緣但核心的。處在統治者的身邊，掌握國家各界的風聲。但始終是需要提防的對方，畢竟非人類也不能知道太多秘密。記憶是蛇柔軟而細密的骨骼，我們卻始終無法得知那所謂的一「使命」。其實並沒有人為他們加入所謂的「使命」……但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特殊性的那一天，因為記憶繼承的機製就再也無法走出這一點了。蛇是真正從未融入過人類的存在。

旅人看著我，我並不理解她一塊半弧形肌肉包裹的透在宣紙上的燭火，究竟為什麼而晃動。蛇知道幸運和旅人的結緣，但很明顯沒有理解這些微小的旅行舉動之間的意義。她只知道她們的相似性。我跟著她離開王座後的藏寶室。人間的秩序比我們所見到的、昆蟲褪下的皮還要單薄，但卻意外的維持著成長的循環。新王是否知曉，卻他的先祖珍藏著紙本著色古董屏風，逐漸剥落下色漆？我們已經許久沒有再回來了。或者說，當二十歲的我們踩著旅人的影子走出教皇的宮宇，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幸運無疑不想，也無法再回到這裏了。她殺死了前任教皇，因而受到現任教皇表面的疏遠，暗中器重和忌憚。但她也沒有必要回到這裏了，因為她在離開人類的社會後，終於意識到自己非人。

旅人和我一路越過城鎮。

彩旗的寬針腳順著瓦縫起來，她的帽子也被孩子們拋起玩耍。對不起，其實對於旅人我只能想到這一個情節。因為淺瀨曾經和我解釋她寫的這個跳脫的、古怪的設定，其實也是一個會在電車上把帽子借給鄰座的孩子玩的人。她靜靜地看著，放慢了腳步等著我跟上她。根據我們與她終日的相處，我覺察到她的平和與喜悅，數壘砌又快速崩塌。我的頭發和披風絞在一起，她回過頭又看到了我的臉。我知道，我們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旅人問，其實我很好奇，在記憶保持高度相同的情況下，你們個體的差異還會有這麼大？其實我相信記憶影響性格，並且我確定記憶會影響自我同一性的確認。我是

誰。二代蛇從開始就知道，她不能，也無須模仿幸運，但她一直在身份認同的漩渦中掙紮，就如同幸運一樣。直到她逐漸在旅人區分她與幸運的過程中，也確信了「記憶只是我的一部分」。另，其實此處沿用的只是簡單的性格百分之七十天生決定論。

我只好停下來，把我的頭發用劍斬斷，終於不是脖子對她說，可能就像音調的高低吧。我們不是依靠蛻皮相互繼承的，而是重新誕生的個體。

我們在射殺教皇的那個雨夜，割斷了自己浸泡在泥水裏的黑發。當我們見到旅人時，與先祖相似的面貌已經淡去。與旅人記憶裏的相比，恐怕，我就是尚未剪下長發的幸運。她說，她和你確實不一樣。

孩子們跑過之後，驚飛的鴿子落回檐下。我們之間重新陷入了沈默。

我們在黎明森林的邊緣歇腳。在火光裏她烘幹自己。被雨淋濕的大衣。

千年的記憶帶給我莫名其妙的情緒，我費勁心機去拆解它們。圍繞著篝火、雨和森林的記憶太過繁雜，它們一點一點啃食我的發根，如同抖動的布褶上墜落的扁長形日波包圍著我。此特別平庸的比喻是我看著學校園東湖的夕陽研究出來的。沒什麼特別的。我就是想說一下，這個死水破湖某些時候還是挺好看的。

最濃烈的情緒要求我擡起眼睛看她。

於是，我這樣做，旅人金色的頭發別在肩膀。她展開紙頁，正在閱讀，從植物的經絡上幹燥的光蔓延遠去。我想起在遙遠的夜裏，二十歲正年輕的我們也如此看著她隱藏在帽檐下的眼睛。

，自然也如畫般美麗。舉著如笛孔射出的霓虹，昏昏的蠟燭，我們曾在王庭的密室裏多次見過那盞燙金屏風，細勾勒著東洋的女目，扇子。旅者跟隨著她的腳步，見她頓住了，我，向我們的是突然笑著透過屏風折頁的細小孔隙，什麼都沒看到，聖劍只有金屬關節散發出過去。節油，和銹味凍結成鼻尖上的一點冰涼的觸感。突然背誦起不知是何處的弦音。

「半壁の斜陽紙子の袖の錦かな。」——與謝蕪村俳句

陳黎張芬齡譯本，雖然陳黎翻譯的是很沒品但我覺得這還是最有韻味的一種斷句和拆分方式總比翻成五言和硬湊五七五

好一點。半壁斜陽、映在紙衣上 啊、仿佛錦緞。這二人在藏寶室裏看著黃金想到的竟是

紙衣，也算是精神病了。指想出這個情節的我。

「那是什麼？」

「俳句。」旅人也轉頭看向我們，畫中靜止的容顏隱沒在紙頁之後。我自己讀到這突然意識到，旅人說某些話的時候，情緒波動激烈的時候，就會用書擋住臉。她和蛇的相處大部分時候都是放下書、傾斜著書，但和幸運相處就有幾次這種描述。

旅人意識到我在看她，她傾斜著書頁。那上面是稀疏的詩句，接著說，聲音經過火烤而扭曲，你沒辦法去分析它們。

誰們？

你的情感。她說，幸運也會這樣。

她願意放慢腳步與我同步，行走穿過城鎮，或者說，是我莫名地意識到我該追隨著她，她也短

暫容許我停留在她身邊。我不知道旅者要去往何處。石灘、城鎮或者水域，她曾用雙腳丈量過。人們使用的貨幣和語言，她也參與其中。還有何處要去？她又到底為什麼如此循環往復？
旅者作為永恒的非生物，「畫中人」，是註定不會，也無法停留、融入人類的社會的。與其問為什麼她不留下，不如問什麼才能讓她留下？因而從大身份延伸到個體的身份，即名字。她不問我叫什麼名字，即使我確實沒有什麼名字。蛇沒有像當初幸運反駁她那樣，說出自己的名字。只是默認了自己是「蛇」。旅人在此，先入為主地想起的是記憶中的另一個人。她順水推舟地確實也不需要知曉蛇的名字。我思考過，如果蛇也要給自己起一個名字，她也會模仿著旅人，從俳句中挑選吧。她相比於幸運，更接近神，但也更富有人性。旅者也有其他的名字，只是它們

都不屬於我。這一橋段來自於創世紀中耶和華用「語言」創造天地。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並且，在出埃及記中，上帝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耶和華」告訴了一個人類摩西。因此「名字」和「語言」是創造的根本。當此二重女相互交換並稱呼名字，就確立了她們在人類世界中的存在。順便，介紹一下本文的背景設定，世界的本質是弦。上帝通過撥動「弦」來創造萬物_{弦音代替了言說}神用這種方式，依照自己的想法_{也就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創造萬物。這個世界也是因為語言而建立的。

我們的字母流暢地挨擠在一起。我們的書。那些圓融的過這種語言，但早已經隨著弦的波動逐漸淡忘。費力地識別著，不熟悉的音節隨著旅人的指甲跳躍過去。湊近在彼此的懷裏，我們把人

外衣卷在膝上。

「みじか夜や淺瀬にのこる月一片。」

（夏夜短暫 一淺灘上殘懸一月一片。用在這裏沒什麼特別的，只是因為在高三地下食堂油乎乎的桌子前淺灘真的是這樣挑漢字起名的；另外我就更沒水準了因為我真的是從必背古詩文裏選的

我坐在她的身邊，低頭凝視著茶杯。

黑色的大理石桌面一如既往倒映著轉動的星軌。我不喜歡喝紅茶，但我們曾經喜歡。我的朋友做的。僅僅是代替死去的上一代我們坐在她的友人身邊。中間。此處即一大堆熟旅人如記憶中一般沈默著。翻動著新的詩稿和造語。樹人擺弄著撲克，她倒是如同十幾年前的模樣。精靈哼唱著，靠在她是身邊是合眼著年輕的女人。遊俠早已不依

再來，主位上的女人倒是逐漸長大。

撐著拐杖的年邁男人打量了我片刻，我聽到他身上弦脈裏血液流動的聲音。特別的人類，他說，你確實和她不一樣。此處和旅人的發言是對照的。旅人以她做主語，冒險者則用你做主語。

她？

你的席位以前屬於的那個人。他解釋說，她的話比你多多了，但你們真的長得一模一樣啊。畢竟我們是以死亡進行更疊的個體，我說，完全避免了相似帶來的麻煩。

這麼說，他思考著，單肘撐著拐杖。靜謐的黑色包圍著長桌，冰冷的鐵器鑲嵌在絨面的扶手椅上，輕微褪色的紅擴散出金屬的艷麗鏡色，

我等待著他，冒險者。我努力地翻找，也回想不起他到底就究竟如何從出色的人變成如今衰老而殘疾的少樣貌。你們的魔法師坐在錯了一旁，這視線越過帽檐擡向我是。你們是能夠自己決定以什麼樣貌出生的嗎？我說。這是神決定的。當然不能。哦。

他略顯失望，也不再說話，直到吟遊詩人從桌上醒來，又活動自己僵硬的手臂。她驚異地彈跳起來，反復盯著我確認。魔法師終於說出了第一句話，她緩緩站起來提起茶壺，蛇不愛喝紅茶，問我。草蕪，她真的死了嗎？

我和她不一樣。我也學著這樣回答說。此處學的其實是幸運。

「你到底有多少稱呼？」

在我們向魔法師報上新的名字時，旅人不禁問。這裏其實名字運用的有些混沌，淺瀨的自設稱做旅人，我的自設叫做幸運。對應關係恰好反了，但我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的。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們笑著說，「昨天我們走來的時候，不是路過那一片衰草地嗎？」

在我們出生的地方，在最初神打攪著的意識中

純粹的理念棲居的地方，伊甸園。其實並不是聖經意義上的伊甸園，而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也就是神的思考和意識活動中。茂盛的蘋果樹下延伸出去的，就是無盡的風中發顫的草。沒有稱謂、品種，因為無人的智慧就荒廢。神明撥動琴弦的那一瞬間，說出可感的已經產生。音樂創造靈魂，而呼吸創造了蛇的離開了。神說，留下吧。於是蛇誕生了。於是蛇離開了。此處涉及奧古斯丁從新柏拉圖主義繼承來的三位一體學說，即聖父聖子聖靈。中文一般翻譯為上帝的三種位格，類比人格而產生的術語，其實就是存在方式。聖父是上帝，賦予存在。聖子是上帝說出口、變成語言和音樂的智慧，即賦予世間理智。聖靈是上帝的呼吸滲透在世界之中，是上帝對世間的愛賦予世界上的東西向善的潛能。本文中，蛇作為聖靈，並同時保留了反叛、有罪的意味。雖然這裏有巨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話上帝的自由意志就不是涵蓋萬物的「伊甸園」中本身就沒有人類，而是僅有至高、至善的理念上帝的思想未說出口的智慧 and 上帝的言

語和呼吸結合質料化做的蛇。因此，蛇本身就是神的一種表現。即使同時表現出對上帝的背離自我意志的提高和顛倒，也不直接代表「罪」和「惡」，反而是一種「向善的潛能」。上帝即善，因此蛇不論如何逃離，總歸會回去。本文的主線也呈現出一個巨大的輪回。我們以人的身份生活在世間。

「也是。你是蛇，沒有人給你起名字。」

「我不是蛇。我和他們都不一樣，我說過了呀。」我們斜過椅子，手指爬過光滑的大理石桌面，在冰冷的倒影裏交纏著金色的火焰。湊在旅人的肩膀上，我們說：「我是幸運。」這是我的名字，不是稱謂，或者什麼代號。」

往前數幾近百年，那是我們剛剛遇到年幼的魔

法師，在一個分享世界上一切真理的集會中占有一席位。彼時煉金術士還在無盡的研究中，翻找，想要救回她因尋找秘密鑰匙而迷失在神識中的友人。迷失的占星術士留下那些殘缺的手稿，卻沒有人能夠補齊。世界的真相啊，我們一只眼睛就能看見。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感覺到人類果然是有限度的生物。但令人驚嘆的是即使是這種限度才使人類之為人類，他們也在不斷思索、動搖，創造並且發現。作為另一層面、唯獨的生物，幸運你真的很喜歡善惡參半、自由的、向死而生的人類啊。

吟遊詩人枯坐在蘋果樹下，她悲戚地呼喊，荒蕪啊荒蕪。於是我們回應了她，我們說，我叫草蕪。關於人類，聖經中耶和華造了兩次人。第六天他仿照自己製造了人類，第七天結束後他又用土創造了亞當，用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夏娃。奧古斯丁還是誰？認為第一次造人是創造了人的理念，第二次才創造了真正的人。沿用這個設定，並參照新柏拉圖的三本體學說

，本文以弦為創世的質料，弦是本源且先存在的，比最初的神更高。神的思想是理念，神的撥動琴弦造成的語言是理性，神按照自己的意志、思想，用語言創造了靈魂。理性包含在語言中，又因此滲透到靈魂中。通過語言的流溢和剩餘產生了靈魂，然後靈魂和物質結合產生了精靈，再依次產生了各種種族。那麼靈魂和弦就是生與被生，並且在材質上是同一的關係，同一個東西不同的形式，那麼人的靈魂就可以被保留在弦上。「伊甸園」實際上是一個大型的標本庫，它標記著在人誕生之前每個人類的命運和記憶。蛇就是根據此進行疊代的。而發現了世界的本質，即弦的人類「吟遊詩人」，因此獲得了神的瞥視，而得以進入「伊甸園」，與蛇相遇。吟遊詩人也因此獲得了永恒的生命和翻閱世界歷史的可能。她又把蛇從完全的人類政權、權利更疊之中拉回來。並且，這裏也有蛇為人類開智的意味在。

魔法師接著詢問旅人的名字。

我們費力地識讀著旅人常看的書，感受著膝上外衣的熱量。旅人點著，「短夜中。」這裏跳了

一下時間線。

「淺灘上。」

「殘留月一片。」

我們和旅人都停頓下來。等待著風纏繞起高出
一人的荒草。我們等待著朦朧的月色。月亮從久遠的
雲中露出。我們見過過白海灘嗎？我們見過過狹教的
皇的銀杯。我們見過過夏夜嗎？我們見過過狹教的
窄的石道中湧出擠壓著火把的無物。我們見過過
月亮嗎？我們見過過月亮。這一處參見一起讀暴風雪句的
部分）

旅人頓了頓，說，「叫我旅人就好。」

旅人終於開口說，「我最喜歡這句。」這句其實
是一個暗示。後文中第一次遇見旅人的蛇沒有給她起名字，那麼其他
人就更不可能了。因為，實際上人並不需要名字就可以生活，旅者是
旅者自己給自己選定的身份。旅者在幸運多次提到「姓名」的話題的
時候，終於意識到自己也需非類的，個體的身份確認。因此從自己
喜歡的句子裏給自己起名。雖然後文她使用的是一「我曾經」。曾經你
是否也期待有人賦予、被人發現、確認自身的存在？最終因為不相符
，不需要，自我疏遠而放棄這件事？

我跟著旅人，離開教堂的會議，也徹底離開了。中陸的城市，煉金術士回到她的塔頂，等著靜回一次的星軌，沿著弦音滑而行，吟遊詩人也靜地閱讀著，鑽研著幾首敘述史詩。未來魔法師也去，不留地在原地，我們便傾聽著歌中搜索。他已經隨著時間消弭。不久後我們來信，琴。他已經隨著時間

那位騎士，那位真王，在記憶之中也找不到絲縷的痕跡，仿佛我們早已把類人的政權統統忘卻。此處第一次提到騎士和真王，涉及人類政權的部分是從幸運

的人際關係帶出來的。這個女的真的沒有什麼私人社交。

旅人但盯著我的眼睛，有時依舊會露出憂郁的神情。她並不看我，只是借著我的神

停在眼角的身形如往常一般微笑。我和旅人向北走，撲倒在過落的葉林。往常我們一般微笑。我和旅人突上沾一點泥，土燥的落葉堆中，曾經行走。我和旅人擡起腳，蹭掉那塊汗。那時旅人背後笑著的鞋尖，陸某的場雪崩裏，手奮力被積雪完全掩埋之前，旅人不冰涼而乾燥。聯吸也。沒手，有奮力被積雪完全掩埋之前，旅人們的脖子。吸也。沒手，有奮力被積雪完全掩埋之前，旅人痛冷血動。開物。本覺到，讓那塊骨骸的縫隙裏溶劑，直觸覺也。開始變硬，讓我們遙遠。器。逐漸擱淺，我們忘記了。旅人。開始變硬，讓我們遙遠。器。逐漸擱淺，我們直到我們因為溫度而逐漸蘇醒過來，旅人正擁

著我們的肩頭。但她並沒有散發熱量，只是焦急地吐出灼熱的問題。我們想起了旅人的溫度，波動在浮沙上的月光那樣慢。

「為什麼要在冬天來北境啊！」我們捧起融化著鹹黃油的熱酒後，終於說出第一句話。——還有絕境裏的——因為這裏有夜色，——旅者說，——還有絕境裏的人類。」——喜歡觀察人類的一位。

我們離開以後，旅人的一切生活都沒有變動。她不會長時間停留，在某一片石巖上，也沒有再去過王庭密室，金銀寶器相互映襯出的光天在她只是不再行走、趕路，而是靠著法術穿梭。在她曾無數次旅居過的村居和荒野之間，帶著

一塊亙古轉動著的懷表。她有時會停下，幫忙修補補，或者處理爭端。直到那個夜晚，她終於回到狹窄的石道，想要尋那本落在聖劍下壓著的書冊，指給遠國的少年閱讀。文字也是兩人共同度過的回憶。黃金是不會生鏽的。關於多處零散的旅人表述，統一放在大洪水部分註

我也恰巧回到藏寶室，想要知道我們死亡時的記憶。

旅人停駐在松木屋檐之下，我也和她一起看。她端起手弩，獵兔子。我看見地平線的盡頭，那個戰栗的陰影，隨著雪地反射，她的刺目眩光移動，把弩支如同飛濺在鏡面上的雪汗漬。她拉上弦，把弩支

在肩窩，然後靜默地等待。

我們在雪地裏，也是如此端起漆黑的鐵弩。改裝過的鋼輪和刺刀靜默地緩慢咬合，纏線的鋼弦被收緊。透過厚皮袖口蒸出熱氣，怕冷的兩個女子。好弓。當她的精鐵箭束，用腳殺我們。輕易扣下那些特製的長鐵鉤，僅有四根，是我們搓著雙手教給她要領。旅行者只好接過她的長弩，我們

「要來了，透過這兩點瞄準，向上擡一毫米。」

兔子被釘在雪上。

鋼重箭穿透了兔子的骨骼，猩紅色緩緩融化了積血。又重新凍結。隔著弩機上的黑油，旅人望向我們。我們也看過去，埋在翻領的外套中間。

「沙灘上的月，和雪上的月，是不是一樣？」

旅人卻在沈默後答非所問道：「其實。我也曾有名字。」

「我叫作，淺瀨月。」旅人和蛇交換名字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是誰」是我無意間加上去的感情錨點。姓名是身份的象征。作為非人類，幸運希望自己擺脫「天職」，擺脫蛇的身份，自由地成為一個無知無覺、自然死去的人類。而最終沒有融入人類社會的旅者，也終究不是人類。她們僅僅依靠彼此被發現。旅人多次在名字上含糊其辭，也是因為她並不期待著以他人的認可來確定自己是誰。她知道自己的位置。但幸運說出的那些美麗的語言，讓她感覺到自己也正被

人發現和註視著，並意識到僅僅有自己確定自己的存在還是不足夠幸福的。

旅人今日也就這樣一箭射中了兔子。金屬的箭頭沒入頭骨，我就擡起毛線袖子也擦不乾淨這一點汗漬。但她甚至沒有走進雪裏去撿那只野兔，我想旅人走進了屋裏。逃離了這個與以往完全相似的場景。屍體的皮毛也並不容易。我也舉起那架手弩，物想機。知道自己是否還和我們一樣知道如何使扣下扳機。冰冷的鐵粘黏著我的皮肉，我感到熟悉。我們的個性並不相同，動作的記憶也並不會相互繼

承。我們那樣的人，有著飄忽轉移的注意力，是。如何做到在凍雨裏伏擊教皇幾個小時的？蛇也依舊不夠了解幸運。對她來說即使擁有著相同的記憶，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包含的種種情緒和感覺。我調整了簧片和配重，猛地射出一箭。金屬猛地收縮的聲音，寒冷的銳利和易碎，被厚重地封悶在大雪裏。在漫長的細微嗡嗡鳴中，旅人猛的推開了木門。

我回過頭去看她，埋在翻領的外套中間。

我有一雙和我們一樣碧綠色的眼睛。

總是笑著眯起眼睛的幸運，旅人有幾次看到過她的瞳孔？

旅者又一次陷入了沈默。

我和她借住的房屋，已經又換了新的主人。她忙碌地縫補著皮衣和棉絮，又說了新的故事。你十年的故事。一位金色頭髮的旅行者，曾經講述過幾十年的再次到來。時，身邊竟跟著綠色眼睛的，黑髮的女人。安靜地擺著地氈。抵著嘴，喝著熱紅茶，長褲的腳室內泛著月桂的香味。彎起褶皺的眼睛，溫暖的線串珠的思緒，意識到人類再次混淆了恢復，和我們。

不過，你們看起來和祖母描述的也不太一樣啊。

我剪斷的那一縷頭髮，已經重新長長，混淆在

其他之中。旅人聽聞笑起來，我的皮膚感受到她坐立不安。後衣領逸出的熱量。但她只是點點頭，默認了這種說法。她自己也不願意戳破這層「相似」的關係吧。因此蛇才能徹底地分開我和我們。我們的身份確實

不能三言兩語就解釋清楚。我的記憶太多了，容許立足的空間太小。但我們確實並不一樣，因為我們僅僅是我的一部分。

蛇不知道我們是如何死亡的。我們因此懷揣著最大的恐懼死去，把這份裹著煙熏火燎的憤怒延續給下一代。蛇對種族的一種態度來源於她對於離開世界、變成一個完全和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種恐懼。淺瀨語「不靠近且不屬於」不代表不像或不是。但像蛇這樣「完全置身其中卻不屬於

」卻代表著絕對的「不是」。蛇總是鑲嵌在人類的世界裏的。然而最後她終於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人也沒有什麼天職。這種說法好像只是一

種懲罰而已。沒有任何有限的生命是不渴求永恒的，世界中不同又不同的河水流過，於是神以火焰的寶劍守護生命之樹。其實我讀聖經之前，我一直以為火焰寶劍守護生命之樹是因為它非常莊重且重要，但發現僅僅是耶和華認為人知道了善惡，防止人類吃下它的果實而獲得永生而已。也因此把人趕出伊甸園，必須自己耕種生產。因此後面我接了這一句。耶和華的形象在聖經中是如此的割裂。他明明至善全能，創造萬物，卻也會害怕人類的智慧 and 團結，也因為渺小人類的行為而憤怒。——如果他真的全知全能，以至善存在，——我們對旅人說，講述著伊甸園中的所見所聞，——為什麼人類還離了他呢？為什麼你還是永恒存在著呢？——旅人垂下眼睛，露出平和的容顏，——問問你為什麼存在吧。」

實際上，旅人並不是從誕生伊始就漫遊在這片大陸上。她因人的欲念流溢而獲生，借由飛濺風中走下。這一設計來源於聖經中，最初因為亞當的兩個孩子自相殘殺導致了惡的產生。作為從教皇的藏品中也是因為兄弟相殘而誕生的旅人，是具象化的人類之惡。我也無法說清基督教神學家對於惡為何出現的種種解釋，此處使用的是最簡單的新柏拉圖主義說法，惡是善的缺失。沒錯我也只會這個用神的離場來解釋人類欲望出現、自由意志墮落、背棄約定的種種體現。作為惡的實體雖然神學家證明了惡不是實體，因為存在即是善的旅者，是由於代表知識的缺乏、個人意志顛倒而超越其他的蛇首先出現而誕生的。因此前文旅者才會說，首先應該懷疑的是作為欲望的蛇的出現。遇到我們那位古老的先祖時，已經在藏寶室中閱讀了幾百年。交輝的寶財，她並不理解，王朝的更疊，她也並不知曉。先祖

終於獲得教皇的信任，舉起燭臺順著狹長的密道穿紉下去。我聞到那時濕潤的空氣中，遊著的徽土氣味。

你是誰？伊甸園中的蛇的形象，其實也承擔為人類「開智」的意象。然而其實旅人從教皇的密室離開出發去旅行就是蛇的先祖所導致的。真正更像人類的其實是旁觀者而一直想要融入人類的政權的蛇其實反而一直遠離人類。

門お出れば私も行く人秋の暮。秋暮　　出門一步，既成「旅人」。用在這裏只是因為這句有「旅人」倆字。我更喜歡的秋天句是秋風中「揚起的是「秋天的風啊」。

不過此句也是絕美的哀情，悵然與自我的遙遠

旅人攤開那本書，如同歌曲一般念讀。無人教她說話，也無人傳授她文字。但被譜寫在世界

本源中的詩歌，自由的生物都能夠依循著牙牙學語。語言是人類異於其他任何動物的先天機能。我們因為有了語言才能突破時地空的限制，能夠進行理智的思考。

祖先於是詢問她，是否知道俳句的含義？

旅人向前邁出一步，越過珠光與寶玉，金色的發絲埋沒在黑暗中，眼睛卻籠在先祖的燭臺中。她答非所問地續道，我是旅人。
淺瀨語：旅人這個名字本質上就是一個「哪裏也不屬於」的「人」

於是旅人開始了旅行。

冬季將要結束了，旅人正為孩子們讀詩。暖南風到來的最後一片土地上，我思索著我們曾經歷過又未經歷過的死亡。蛇的行動大部分時候都是跟隨

是因為淺瀨很愛戴表。但對於永恒的生物，依舊關注著人類的時間，是否也是一種近人的表現？人類的秩序對她來說可能是個小物件，因為永恒的生命她應該早已知道了如何與時間相處，但她還是掛著一塊一直走動的表。對於蝸居在人類的尺度之中，但其實仍有許多可能性的蛇，她們遺忘了各種各樣的語言，遺忘了世界的風貌。通過記憶在代際間不朽的生命，最終以個體的尺度記錄世界。蛇是不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幸運很明顯不知道。兩人相處的過程中，美好的時刻總是比感到差距和危險的時刻少得多。

我也笑了，旅人驚異地看向我。我想起我們是經常笑的。主播主播，你為什麼突然寫重女戀愛啊，是不是因為看了頌樂人偶？你胡說……什麼Bang Dream Ave Mujica，我從來沒有看過啊……可是，可是，可是我們funa的雙重人格，真的很厲害！nutsumi，你以前明明更愛笑的口牙！孩子們也看向我，我似乎還未曾與他們說過話。我也扔下手中劈

柴的斧頭，這是今年最後一批篝火了。大聲重復著，狂風暴雪啊——讓我度過今夜吧，他丟下刀劍！

蛇理應並未見過冬季啊。我在記憶中翻找時想起。對的對的寫到這裏我才意識到蛇是要冬眠的。凍土要融化了，我突然察覺到植物蔓延著粘連的力量。月更（月更）て貓も杓子も踊りかな。月夜將近——貓啊，杓子啊……大家、一起來跳舞。貓も杓子も

是日本成語，意為你啊我啊他啊大家一起來。淺瀨拍過一張北海道雪地上告示牌掃雪車工具立在一起的照片，這部分靈感來自於這個。有趣的是在我印象裏這句和淺瀨說給我的第二二句與謝蕪村，很難想象為什麼一本讀下來我們倆都忽略其他精美的詞句只記住了這種東西。

句，仿佛它一直停留在記憶的某一起唱出一首俳句，

的下面，在我瞥到雪地上那把斷口分明的鐵斧的時候，因生長出的草芽猛然跳線。旅人還看著我，春天即將要來了。

旅者問我，「你有何處要去嗎？」此處其實旅人已經逐漸意識到，她沒辦法把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當做同一個人。

我知道她在問什麼。我們曾在世界上有許多友人，我們也有許多繁雜伴身。度過昏昏欲睡的冬季，卻腦後的追趕而至。這裏指人類社會。幸運是個行事非常極端的人，她每一次身份認同的轉變都靠完全拋棄一方來實現。

我說，「我沒有。」旅人點點頭，平靜的燭光灼燒在我蹙起的眼睛下面。她真正如記憶裏那樣緩緩微笑，「你到底愛誰啊。」我看見她臉上蒼勁的枯墨寫出來的輪廓，在斜縫的夕陽與雪地之間聚焦。那我們明天走。

她並未說要去往哪裏，也未說我要追隨著她。

被我的影子完整地遮蔽至底。此處與蛇和旅人的第一次見面的光影情景正好相反。旅人後退和前進的步伐也正好相反。旅者仍在讀書、作為單純的精神物的時候，明亮的眼睛是不羞於被人看見的。然而二代蛇並不能理解旅人的情緒。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裏也是二代蛇第一次認真地看旅人的眼睛。

啊。

她輕輕地呼氣。

伴隨著，那些空白的情緒戳刺了我的手指。我擡起手，卻發現柔和的指根處沒有任何的痕跡。我們——你知道我們，是從未經歷過死亡的嗎？——我們說，使旅人側過頭。

「任何人都沒有。」

我們仿佛被這個描述取悅一般，扭動著弩機的

絞軸。

從此處開始，幸運就一直在調整她的武器，一直到離開——

不不不，

我是說，

——我們擡起頭，

也如今日——

般，注意到柔和的如同裏在口袋裏的，黃金的雕刻，順著書櫃的矮角向上延伸。旅者的皮鞋搭在繁復的編織地毯上。——你知道吧，我們攜帶著祖先的記憶。

於是對面的女人垂下眼睛看向我們。我們擦掉手上的機油，擡頭看見她虹膜的底部，如同一個彎曲穹頂下的黑琴鍵。

——但是，我們都無法記住自己是如何死亡的。

旅人只是摇摇头。此处衔接的是蛇说她不知道幸运的弩去哪了

，然后继续向前走。在码头上我坐在她的侧面，看见海水另头忙碌穿行的人。如同凝干在岸礁上的盐粒。我们等待着汽笛声，旅人接到一枚年轻的递信。缀在潮湿的白纸面上，有一枚圆整的暗红色火漆。

是什么？我问她。

她却沒有打开，只是收在大衣的口袋中，是集会递给她的，有关于神、文字、诗歌的一些复杂的事情。但很明显她彻底承认幸运死了以后，这种事情对她意义也不大了。并且，从此开始她也不再关注诗歌。旅人彻底抛弃了她过去一切生活的方式。我们去喝杯茶吧。她说。蛇不爱喝茶。

海风穿过过旅者和我之间的距离，粗糙的石英岩雕塑摸过我的脸颊。旅者藏在帽檐下的眼睛看

向我，我想起无数个脚印中我也如此望过她。远方的里拉琴声音顺着风润湿我的鼻尖，我闻到大海粘连着的热烈，唱歌的人们环绕在远云的下面。她快速的地转开眼睛，熟悉的样态使我理解了她绷紧的肩膀。处的描写想和前文蛇跟着旅人到镇上形成对照。

对不起，她突然说。她在为忘记了蛇不爱喝茶而解释。但实际上也包含着更复杂的，向死去的幸运的道歉我睁大了眼睛，听见汽笛声越过了她的嗓音。

你说，我能够是永恒的吗？

「你聽過方舟的故事嗎？——旅人說的，合上手裏皮面的舊書。——那都是人編纂出來的，」——我們

坐起來，把頭髮上粘著的草葉摘掉，「世上洪水確實多發，但從未有人建造出什麼方舟。」這句話就是指諾亞方舟，真的曾經躲過大洪水的一艘大船。

旅人卻自顧自地調整了折角的書簽，雙腳換了位置，「不，方舟真的存在。」這句話其實指被人認為是一艘躲過洪水的方舟。旅人模糊了這個概念的定義，她從人類的視角去看待了人類城邦的傳說。

我們歪過頭，等待著鳥鳴之間旅人的故事。記憶與世間的紛繁，我們本不該有錯漏。旅人只是看過過來，然後露出混淆著諷意與悲淒的微笑，透過那雙固定在弧面玻璃裏硬硬的海，我們看見洪水的中心有一只航船。我寫過挺多次旅人的眼睛中央。平淡的畫上去的，顏色淺明的眼睛，攜帶著希望和強烈的情緒的眼睛。

「在我曾去過的一個城邦裏，港上永遠泊著一艘大船。他們告訴我，這是與神誓約向善的證明。但木頭是會朽壞的。他們緩慢地更換方舟上的木板，直到所有舊木都被拆下焚燒。」

「那艘從大洪水時代漂泊而來的方舟，還存在著嗎？」這裏借用了忒修斯之船與諾亞方舟兩個關於船只的故事。上帝因為看到人間的惡而憤怒，於是製造了大洪水想要消滅地上的生物。但他看到在亂世中仍然為善、甚至勸導他人為善的諾亞，決定告訴他大洪水一事並命令他建造方舟。作為惡的具象化的旅人，同時承擔著指引人類生產生活教導人類向善的諾亞的形象，並且後文在洪水這個事件中成為了最後作為「好人」存活下來的那一個。諾亞方舟作為上帝與人類的約定的象征，最終耶和華向諾亞承諾再也不因為人類的罪惡而殘害人類。再往後的聖經故事就是諾亞的孩子們巴別塔和語言的劃分。淺瀨語：善惡交織才最像人。

「怎麼會不存在呢？」我們說，「世界正是在緩慢變化中保持著同一性的。」這裏首先做一個好玩的小勘誤。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即「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根據我校副教授老頭的翻譯，應該表述成「人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不同而又不同的河水流過。」更加直觀。

關於忒修斯之船有一個好玩的事實，當我們肯定換掉木板的、全新的船依舊是原來那艘船的時候，和我們堅信成長後細胞變化的自己還是自己的時候，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卻依照相反的邏輯。船被外在地賦予個性、記憶成為紀念品，因此需要保存下來的僅僅是類。但人所確認自己的存在和延續，依照的是內在的人格。就像僅有記憶、模仿一切外在的類，人也依舊不是人。人永遠不是靠類來區分的，蛇意識到旅人的意思後，還是強行地強調了蛇的這種形式也算是永生，即使她們兩人都意識到這是自相矛盾的。還有另一層面也就是時間上的漸進性。我們可以接受緩慢的成長、記憶的增加造成的人格改變還是同一

個人，但難以接受一夜之間失憶、死亡造成的新人格還是同一個人。是的，人的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記憶。但從成長開始重新輪回的個體蛇，以及蛇身邊接受突然的死亡和新生的旅人，都不會這樣產生認同。

不過最終旅人真的按照蛇所說的，用類去理解船的方式來理解了蛇的疊代，方舟不再航行也不需要抵抗洪水了，它的存在僅僅是文化與時代的象征。那麼蛇也是，不管是誰，不管有怎樣的社會身份，都依舊是曾與她度過幾十年的蛇。擺弄著未完全褪卻的蛇鱗，蛇因年輕的軀體和繁雜的記憶感受到時間穿行而過的孔隙，從彌漫去的林葉之間行走、動搖，裏最終掉落在陸地中。我想起那時的風聲，像此人類說，他的聲音。神的世界囊括著萬物，因此果樹。這裏是蘇格拉底以及柏拉圖提出的「激動的眩暈」，即通

種論。兩個黃色的桌子合在一起，還是黃色的桌子，拆開以後也是黃色的桌子。所以黃色屬於桌子，但是桌子拆開以後就不是兩個桌子了。所以兩個不屬於桌子。柏拉圖意識到數量不存在於可感世界，數量也沒有數量，因為如果數量有一個數量，它就不能表示所有的數量。那麼擁有一切的上帝，真的擁有一切嗎？他未曾感受就能掌握一切知識，那是一種怎麼樣的體驗。每日的活動只有靜思自身，他因為得到了真理而得到了幸福。那麼人類所追求而來的至善和幸福究竟處於過程還是出於結果。此處可以看出我和哲學家的區別，好心痛啊。他曾經聽到過樹木搖動的聲音嗎？他曾經聽到過火焰灼燒荊棘的聲音嗎？此處來自於出埃及記中耶和華在荊棘上起的火中向摩西顯現，我無法想象他未曾，可也無法相信他曾有。這裏是蛇的一個由人到神的思路，她開始更多地想起神了。

彼時我們的心中正擴散開緩慢的帆船漣漪。語

言是船啊。是由你的目光，將想要指摘的對象運送到對方心中的船。

接觸心房壁又再次折返，我們不願意去思考死亡。旅人啞然，藏在書封背後的臉，緩慢地運動。之前，你可不是這麼說的。我感受到液壓水泵提水的溫度，緩慢地鼓動，讓鐵銹翻起的凹凸停在水一般的冰冷，握手的觸感。我於是想起了那時值得被稱為留在我的手心，我於是想起了那時值得被稱為痛苦的情緒。啊，痛苦。一種緩慢地向下擠壓再提拉，手指上不舒適的觸感的一種情緒。

「我會隨著記憶存留在世間，而獲得超越個體，但作為個體的永恒的。我們祖先是我們也一樣，我的後輩們一樣。我們都一樣。」

我們這樣回答我的問題。

旅人陷入了沈默。是否我的話語，曾某一刻與我曾素未謀面的我們重疊呢？在與某幾個雨夜相同的夜晚，我們挾著那把弩離開，未曾與旅人揮別。所以實際上，旅人在見到蛇之前都不知道幸運究竟死了沒有。她只是回到了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裏，直到終於必須直面自己重新真正孤獨了的局面。當她承認蛇不是幸運，也就承認幸運真的完全消失了。我也無法得知我們去了哪裏，大概在那綠色的夜晚，第一滴雨水降落在有矮角書櫃的屋檐上之前，我們已經想到了死亡。我也曾揣測過，驚醒的旅人該是什麼樣的心情？她是否追上去，是否又一次翻開詩集，還是如果千百次悄無聲息的離別那樣習以為常？蛇和

旅人相處了這麼久還是沒有弄清楚對方行事的方式和她與幸運的關係。真的，人外啊演奏那些長短不一的琴弦，如果沈思的神明知曉這一切，那麼我也希望能夠聆聽靜謐的樂音。祈禱，但是並未真的詢問。

她只是安靜地看著船舷外移動著的海面，我們也曾，在金縷屏風上見到過海。以後記憶占比的成分會擴大，蛇的大量現實感受已經變得微弱和遊移，她在記憶中尋找確定性。另外，這個句式是呼應前文的一大堆詩歌。的靜靜地翻轉著，定格成一個華美的卷面。旅人仿佛從未聽見我的詢問。

旅人和我回到了中陸的城邦，夏季販售花朵的商人仍在叫賣。我想起的穿行過鎮子的景象和記憶，如同堵塞在磚隙中的青苔緩慢地生長。此處其實是說新記憶的增加。旅人握住我的手腕，我們走下，閉上眼。湖藍色的絲綢流逝在我的手指的縫隙裏，我明她的她僅僅想找到那只精美的瓶中船，向我證明。我把玻璃的瓶子放在我的掌心，你看，我沒有說謊。那艘木質方舟靜靜地懸停在瓶中。我沒有冰冷的觸感使我想起我們扔下那張弓伸手觸碰小動物的額頭。我想起溫度以及糾葛的柔軟順著神經末梢向上的傳導。蛇感覺到熱氣的腥味。我們突然轉過頭去，看見旅人正倚靠著柴門。我們突

「人類明知寵物的一種壽命要短於自身，那麼飼養寵物不就是種下一種必然的離別嗎？」那麼飼我們也抱起手臂，站在旅人身旁。

「這是人類生活的方式。旅人說著，搖搖頭。如與其他人類需要一個存在世界上的摩力，比牠們的聯繫。他們就是這樣存在著的。」

「那你呢？」

「我們突然說。控制不住地伸出龐雜的記憶絲線，我們也是不會死亡的。期望著抓到蠟燭的柔軟的一朵火。記憶裏一樣。」

蠟燭熄滅了。現實生活、和旅人相處中重複的失神和笑容，讓

蛇感到確定性的微弱。

旅人和我都重新迷失在黑暗裏，我聽見懷表指針走動的巨大聲響，穿越過密道凹凸不平的石磚縫隙，呼嘯著向後奔跑而去。時間啊如此的走過。我就這樣希望著火焰會重新燃起，這些永不會生鏽的器物安靜地聆聽著。被封藏在時間裏，我知道，我們也終於明白，我們都不是人類。

因為這並不是人類生活的方式，這是人類學習死亡的方式。因為和生命短暫，但又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候都和死亡無關的人類那裏，這只是簡單的課題。兩人一個終身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一個人終生也沒有死亡的概念。她們都不可能作為人類活下去，不可能相互理解或者認可、使對方存在，也有各自的命運要擔憂。相處的過程中也有大部分這樣模稜兩可的試探和憂郁。

我劃亮了火柴，重新點燃蠟燭。

我感到以太中泛濫起的潮氣，抓緊那只瓶子。
一些希望。方舟存在，你依舊會帶我逃離的希望。

「有沒有可能，我是說，這不是天職，而是一種懲罰？作為對我們背離了神明，背離了至善的伊甸園的懲罰？」這裏很簡明易懂，但我提一下。聖經中對蛇的懲罰是，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這三句話換了一段但是沒有主語，猜測承前對人的懲罰是，女人增加懷胎的苦楚，必須戀慕丈夫並被丈夫管轄。[he shall rule over thee]，男人必須終身勞苦才能得到吃的。

我們與旅人曾有過這樣的言語，前後的故事卻

早已離開。那時我們已拒絕一絕以蛇自居多年，終於意識到，自己從未拋棄。造物主悲歡離合，愛別得苦，純粹的我們無限製塑造出的人類的幻覺，與靠近純粹的我們無關。誰造出的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此句出於出埃及記，耶和華讓摩西去找法老要求釋放以色列人。摩西表示自己沒有口才，耶和華說人的口是我造的，人的愚昧也是我造成的，所以我想讓你伶俐你就可以。此處我在想 耶和華能控制製和不能控制的事物分差也太大了 此處寫這裏是因為旅人常有答非所問的情況。人是不完美的造物啊。神在多大程度上愛著他所塑造的世
界呢。以至於蛇從愛欲中誕生，攜帶著善的潛能映亮滲透入黑夜。蛇是神自上而下的愛。以至於我們枕在聖杯上沈眠的時候，因為精神被彈響而驚醒。我想起我們講到「正形，攝知，神來舍」的時候，提到「神聖經驗」。但我並沒有經歷過這種東西所以也無從描述和想象但

總之我們姑且這樣寫吧。雖然莊子的本意應該不是神聖經驗。

旅者停下搭在琴鍵上的手指，皮鞋的尖端踩住
喻鳴的銅片。我仰起頭，看見管風琴的尖端
堂的結構。鋪天的油彩畫隱沒在她帽檐收納的
針腳下面。一片落葉遮蓋了世界。我猛地想起
大騎士終於也在這時找上了我們。
彼時我們和旅人剛剛回到教堂的內部，在管風
琴下相遇。她的年歲漸長，野心的卻沒有被腐
蝕。她說，「放的一回去吧。」視著彼此，露出
玻璃窗下放的一回光註視著彼此，露出一雙杏仁
色的眼睛。
從我們攜著誤殺了人的女孩來到教堂，已經過

去了十幾年。騎士、蛇、旅人，三人的關係其實是摩西耶和華和諾亞。摩西是知曉耶和華真名以惡報惡的英勇之人，個人理解借由神的力量以強烈的內心願望分開紅海逃出埃及，摩西也接受戒律服從上帝，並且持有最能代表人類權利的「手杖」。蛇與上帝作為三位一體的存在，是借給騎士權力的人，是讓他在世俗世界獲得地位的存在。耶和華造人又因為人的罪惡滅人，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愛著他創造的世界呢？旅人前面已經解釋過。這裏的對應關係非常微妙，指完全沒對上，正統世家出身在規則裏掙紮的騎士，圍繞著人類又始終未能融入的蛇，觀察著人類又幫助著人類生產生活這一點在聖經裏是因為背離了上帝，因此伊甸園不再對人開放，人必須自己謀取生活的旅人。還有懲罰、命運、隔斷時間的「大洪水」以及「神往往指水為誓」、摩西分海。

另一種解讀方式是延續前文的大洪水。在創世紀中，諾亞跟隨方舟漂流，在雨停之後，首先放出一只烏鴉。烏鴉沒有回來，而是一只飛行直到洪水幹涸。諾亞又放飛一只鴿子，鴿子銜著橄欖枝飛回，顯然是

從洪水退去的地上撿拾的。再過七天他又放飛了鴿子，鴿子沒有回來，而是在地上繼續生存。諾亞於是走出方舟。烏鴉類似旅人，鴿子類似蛇，最後未回的鴿子則是騎士。她如願因為政權變動成為了大騎士，但被教皇疏遠至此。世界的權力意。大騎士欣賞它們，但她終究要回去。她並不在

她問我們，「你還不走嗎？」

「回到哪裏去？——我們問。旅人依舊保持著安靜，回到神情隱沒在帽檐內側。那時我們已經許久沒有閱讀，幾乎一年沒有再來過教堂的茶會。編織出的星空就漫浮在中天之上，我們總是回到蘋果樹下紡線。遠離了人類社會的交際和文明一教皇的身邊。她說，「斬釘截鐵地。掠過一縷偏過去，褶皺發絲，」他不該在這個位置上，沒有人

「該在這個位置上。」

「和我有什麼關係？」

大騎士皺起眉毛，「怎麼會和你沒關係？」

「我又不是人類。」我們說。

旅者轉頭看向我，我聽見銅管裏發出聲音。

「即使有天職，那也快要結束了。」旅者如此回答說，平靜地垂下眼簾。

永生是否是一種懲罰，對於類似人，但又從未融入過人類社會的旅人

，我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旅人從未考慮過自己的永生也是一種天職。她知道自已誕生的偶然和絕對，也知道自已以永恒出現。她沒有辦法結束和改變。

大洪水來到了。

在我記憶的最後一個節點，我們正在低地的山谷中暫居。環繞著農田的幹涸和牛羊，一同等待著天地打開自己的閥門。男人在劈柴，旅者走出去看，說，「開自己的閥門了。」男人在劈柴，旅者縫看見模糊的光影，「下雨了。」男人在劈柴，旅者

的綢緞如同一把斧。旅人環繞在手腕上湖藍色

男人和女人在山谷中生火，潮濕的雲霧籠罩下來。旅人在篝火對面變成了一團扭曲的金色字母，那些包含著微弱而紛繁的記憶的思緒勾連著我的指尖。

此處的描述完全按照前文篝火重寫了

一遍我想起我們的手指越過弦索的時候，彎曲指節，仿佛被天星的軌跡牽引著一般，用指腹奏響弩弦。空氣沒有發出聲響。

記憶中的我們卻這樣彈響了弓。這裏其實是在測試弓弦上緊了沒有。如前所說她在調試武器。雖然我還是在沒有寫幸運死亡的原因。絕對不是因為我也沒想出來。但旅者蛇以及教堂的集會都並不知曉。所以雖然幸運拒絕了騎士的提議，但按照摩西的對應最大的可能是她最後還是回到了人類社會而死，完成這個環狀的銜接結構。包含著最濃烈的情緒要求我擡起眼睛看她。

於是。我這樣做，旅人金色的頭髮別在肩膀。她展開紙頁正在閱讀，扭曲的光影劃過已死去的草漿。如此看著那個遙遠的帽檐下的眼睛，底部的自然也。如畫般美麗。我們隱藏在什麼也不說，聽見弦的金屬聲響在回蕩。繃得足夠緊，機簧的聲音也合宜。旅人也轉頭看向我，畫中靜止的容顏隱沒在紙

頁之後。她立刻皺起眉，站起來，說，不對，快離開這裏。我也扭過頭去，看見雨就要來了。

洪水裏挾著我，我開始遺忘四肢的形狀。

我奮力地向旅人伸出手。

然而她僅僅只是松開手，讓那本脆弱的詩集隨著水流沈默至我的身邊。

我最後看到她平靜的眼睛，如同平整粘貼的金箔。我和我們記憶中的別無二致。洪水淹沒她的脖頸，她行走，如度過一百年。此處直接用了前文的描寫，洪水如時間一樣繞開了她。露出，一種解脫的神情。

我記得你提到過一艘方舟啊。方舟，對嗎，從大洪水時代漂泊而來的那艘、全新的方舟。

如果有永遠的話，我們躲開那場神罰的大洪水吧。

啊……我忘記了。其實你早已擁有了永遠啊。

金發的異鄉人，曉得她的某日起，出現在洪水退去的土地。她從未離開所聚居的低地，即使城鎮逐漸安靜，她從人類的代際更疊的史詩歌頌她，城鎮只是安靜地記錄著無人理解的詞句。她獨自一人生活在荒蕪的舊田中央。

她正持著斧頭重重落下，劈開的一塊新木。我向
她走去，手裏持著我終於尋到的那本散訂的詩
集。因為幾十年的安定而遲鈍的旅人擡起頭，
猛然再次舉起了斧頭。

庵一主人仍苟活

此句是與謝蕪村仰慕西行法師在春日花下死之作

春天已經過去了，但他依舊活著。

我朗誦著。她似乎並未理解眼前的情景，也並未料到我會帶著我們的外貌與記憶再次到來。她的手裏的斧頭和雨，相似的場景和相似的人我凝望著她的草葉上。斧頭和雨，相似的場景和相似的人我凝望著她的草葉上。

，如同褶皺的紙面般漣漪著的發尾，在她的肩
上顫動。

好久不見。我說。

她終於說出第一句話，你是什麼東西？她問。
長久地說服自己蛇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之後，她也沒辦法把蛇當作蛇了。她只好說，什麼東西。

我如神所說的一般回答她，我說，

我是我所是。出埃及記中，耶和華曾對摩西說「我是我所是」。至高神、獨一神耶和華，作為其自身，是無形無相不可見的。在這裏蛇說出這句話，表現出蛇越來越脫離人、被馴服、馴化、回歸神的過程。另外，我也不是很想在本文用「祂」代神。一方面是本人的神已經被這兩個非人類搞得一點神聖性都沒有了。另外創世紀和出埃及

記裏的耶和華和荷馬史詩裏的神都有一種強烈的殘暴、無政治以及上位者以善報善以惡報惡感。以我幾乎為○的知識這些作為軍事願望的契約註定了神以惡報惡、取得勝利的傾向面是更重的。本文也保留戰爭神、救世主等設定。像人但不是人已經成為我對中世紀以前神的一種印象……神不需要政治神也擁有更高的完整性，有別於人類。但神與人長相相似人所有的事物神都包含著。

她撲上來想要再次殺死我。用她早已不再寫作的雙手扼住我的喉嚨。從前文丟掉詩集也可以知道，旅者開始通過無意義的重復勞動限制自己的思考我用那雙與祖先們一致的眼眸看著她，她向下凹陷的虹膜空洞正地震塌陷。神終於再次睜開了他萬年閉合的雙眼，之前曾審度過吟遊詩人的眼光，落在漸感到窒息的^{此處即神、善的回歸，惡逐漸消散}我漸在雪地用過雙手的溫度慢慢被遺忘。這個描述

我試著呼喚她，最終余下的名字，如同神隱藏自己的名字一樣，握住她的精神和人性。模稜兩可的語音，我發出。チエン，ライ，ユエ。這是除了幸運以外的第一個人叫這個名字

她猛地收緊了雙手。我合上眼睛，感到滾燙的

淚水落在我的眼皮上。

我最終沒有笑起來，旅人因此意識到我並不是我們。如果是幸運被命運捉弄的話，她一定會笑的。

名為語言的天災降臨在人間的那一刻，我們早已知曉今日的宿命。巴別塔，神以語言分隔天下，阻礙了人類的溝通和交流。神的光終於挪移過來，我聽見她用我無法理解的語言，吟唱著什麼詞句。古老的，歌曲一般盤旋開去的音節，如同神撥動最初的弦時發出的，那嘯的一聲炸響。寫到這裏突然想到，寫到一半給燕鷗講的時候，她說「雙死就是好結局！」。我一下想到，這個世界是有所謂靈魂的嗎？畢竟這個命題的前提是兩人將會再次遇見吧。雖然確實用死亡結束相思也算一種好結局。我曾經想過一個很傻的問題，為什麼不同的文明中都有所謂靈、鬼、神一類的概念，是與肉體二分，並且會在死後依舊保留？也就是說，靈魂的概念是有限的，而不是像肉體一樣參與循環再造或者不斷無限產生的？朋友們給我一個意外樸素的回答，它是經驗性的。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死去吧。另，按照本文的設定，是有靈魂的。神按照自己的意志、思想，用語言創造了靈魂（理性包含在語言中，又因此滲透到靈魂中。通過語言的流溢和剩餘產生了靈魂，然後靈魂和物質結合產生了精靈

，再依次產生了各種種族。靈魂和弦就是生與被生並且在材質上是同一的關係同一個東西不同的形式，那麼人的靈魂就可以被保留在弦上（因此能在弦的世界裏見到各種人的人生和記憶。

我最後看見她劈斷的木頭。她其實正製作一艘方舟。這裏能解讀的方式其實還挺多的……如果讓我做閱讀理解我也不是很能把我的連貫地寫下的意象都拆出來得個滿分。這裏寫的時候我想到的的是駛向遠方、飄過洪水的大船。